



苏墨白
作品

TA SHI GE
SHEN MI ER PU TONG
DE
SONG ZANG
LAO REN

他是个
神秘而
普通的

送葬老人



他是个
神秘而
普通的

送葬人

苏墨白
作品

TA SHI GE
SHEN MI ER PU TONG
DE
SONG ZANG
LAO REN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是个神秘而普通的送葬老人 / 苏墨白著.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146-0619-5

I. 他… II. ①苏…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245131 号

他是个神秘而普通的送葬老人

出 版 人: 田 辉

著 者: 苏墨白

责任编辑: 刘晓雪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bh1985@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监 印: 傅崇桂

开 本: 16开 (660 × 960)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6-0619-5

定 价: 28.00元

送葬人 / 001

报应 / 023

缠藤 / 045

恶女 / 067

花衫婆婆 / 091

老梁 / 115

老人愿 / 135

迷宅 / 157

少年残像 / 179

少年犯 / 203

四夜 / 226

邮递员 / 250

送 葬 人

1.

遇见他那天，天下着雨，我带着孝随拉着姥爷的车去火葬场，车里的气氛很悲恸，家人都在哭，只有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眸子望着窗外，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姥爷这一生坎坷，当过兵，打过仗，因为工作伤了腿，五十多岁就成了个瘸子。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姥爷，他因为脾气倔，所以没什么朋友，整个生命里唯一的伙伴原是一条狗，后因为狗咬了人，姥爷亲手把狗打死，却没有留一块肉。我与姥爷的关系说不上太好，但是每年都会在一起住一段时间，母亲常和我说，与老人在一起的日子总是过一天少一天，而姥爷也尽他所能让我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快乐，带我去钓鱼，去爬长城，买新上映的电影票带我去看，给我买了东西会傻兮兮地笑着递给我，一切的一切就像是

昨天才发生的，可是姥爷却死了。

姥爷死的时候没人在身边，我们知道消息还是在舅妈去看姥爷的时候，才发现姥爷的身体已经冷了，那时候的姥爷还穿着鞋，就像睡着了一样。接了母亲打来的电话，正在赶稿子的我几乎呆住，开车回老家的路上，天下着大雨，原本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因为车祸堵了很久很久。

车停在火葬场的门外时，我跟着推着姥爷的车进了火葬场，来迎车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眉目慈祥，说了一句节哀，便亲手接车然后拉向了火化间。到火化间的时候，父母为姥爷做最后的修饰，那时，那个拉车的老人看着姥爷的尸体就问：“死前留话了吗？”

母亲一愣道：“没有。”随后又转头问舅妈，为姥爷穿戴的舅妈道：“没有，到的时候身子就冷了。”

那老人“哦”了一声，姥爷被带到火化炉前的时候是早上八点，三天前的这时候我才起床，而姥爷坐在院子里浇花。我觉得一切就像昨天，却不知道为什么，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就那么看着一切，像是在等待什么，也像是不乐意走。

父母退到了旁边，问话的老人拉着车走到打开的火化炉子前，他趴在姥爷耳边像是在说话一样，再抬头的时候，姥爷的尸体就被推进了火化炉，然后是冲天一样的火光，然后一切的一切就变成了尘埃。

有人说人的生命其实很短暂，从最初的受精卵到最后一把尘埃，有的要经历几十年甚至百年，可有的才不过一天，甚至只有几秒。

姥爷的骨灰冷了的时候是舅舅装的，骨头和灰烬，姥爷的骨头

有一段格外的粗大，大舅装骨头的时候还在说，那是爸的那条坏腿，长了新骨头才这么大。我没有跟着他们装骨灰，而是跟着问话的老人离开了火化间。不知道为什么，我想知道他和姥爷说了什么。

出火化间的时候，有一位火化厂的年轻人道：“老董，又送走一个？”

被叫做老董的问话老人道：“是呀，这人的儿女都来送，是善终。”

“现在孝顺的少了，上回，我拉来的那个，连身好衣服都没有，就一闺女给买了个一百多元的骨灰盒，我看着都心疼，得了你忙吧，我走了。”

年轻人离开之后，我一直跟着老董往东面屋子走，直到走到最后老董才说：“姑娘，你可跟了我好长时间了，哪儿来的去哪儿吧。”

我一愣，我一直以为我跟着他，他不知道，所以才一直都没回头看我。

老董回头的时候脸上依旧带着那种和善的笑容，而我看着那张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姥爷。这样的笑脸在我失恋时出现过，这样的笑脸在我觉得他是个瘸子丢我的脸的时候出现过，而我在成年之后对他的笑却是越来越少，每次他打电话，我也总是不耐烦，三天前来看他，也是因为失恋了来乡下逃避一切。在成长之后，我才发现，姥爷的存在已经是我最后的退路。

看着老董，我道：“请问，您和我姥爷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就是一句嘱咐……”说着老董已经掏出钥匙打开了那间靠最东房间的的门。因为是阴霾落雨的下午，所以屋子并不像想象中的明亮，也不像想象中那么阴森恐怖，摆放着各种辟邪的东西。那屋子很干净，灰青色的一切，木头的书架上摆放着整排的书，桌子

上的茶水还冒着热气，见我站在门口，老董道：“进来坐。”

那是我第一次进一个火化工人的屋子，而老董的一切也并不像我想象中那种火化厂的工人一样——因为长年跟死尸打交道，所以他们一切的作风都透着一种尸体的阴气。他身上丝毫没有那种感觉，反而透着一种我所陌生的和善。

坐在沙发上，老董端着茶缸子喝着茶水道：“死的人是姑娘的什么人？”

“是我姥爷。”我生在南方，却是在北京的胡同跟着姥爷长大的，所以我从来都是叫他姥爷，而不叫外公。

听我说是姥爷，老董道：“你姥爷是睡死的，是善终，不用伤心，是好事。”

听着老董的话，我点了点头，依旧是那句：“我只想知道您和我姥爷说了什么。”

“没什么，就是一句寻常的嘱咐，你怎么就这么想知道？”

我淡淡一笑道：“姥爷耳背，我怕他听不到。”

2.

离开老董的屋子已经是半小时之后了，因为有新的死者要火化，所以他也没办法招待我了。我看着跟着火葬场引导员离开的老董，不知道为什么就又那么跟了上去，在老董的屋子里，不管我怎么问，他都没有回答，他趴在姥爷耳边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是什么。而这越加让我好奇了。

依旧是那间火化间，依旧是老董问过舅妈的话，回答的不知是死者的什么人，眼泪一直都没有断过，摸着老人的尸体和老董说：“没有，死在手术台上了。”

老董“哦”了一声，把尸体放在推向火化炉的车上，就像老董趴在姥爷耳朵边上一样，他也趴在那个尸体的耳边，只有一句，老董便用力把老人推进了火化炉。依旧是冲天的火光，那种光芒映红了老董的脸，而我对趴在死人耳边说话的老董越发地好奇。

寄放了姥爷的骨灰，我坐着来时的车离开，回头看的时候，下着雨的车窗外，老董就站在告别大厅的门口，手里拿着一支烟，像是在看我，又像是在休息并等着送下一个人成为一把灰。料理好姥爷的一切，我独自回了市区的家，回到租屋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了，天还下着雨，我擦着被雨水淋湿的头发，看着镜子里有些苍白的脸，姥爷去世到现在滴水未进，就连卧室里电脑上留下的还是那天下午匆忙离开时打剩下的文稿。

看着这一切，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只是眼泪却吝啬得要命。躺在床上，仰望着漆黑屋子的时候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贯通全身，而我想的却总是老董和姥爷说的话，我不知道这样的话，老董会不会对每一个人说，但是他的异样足以引起我的好奇。

打开文档的时候，邮箱闪动了起来：一封未读邮件，还是我离开家之后不久发来的，发件人：主编郑凉竹，主题：异业策划。

异业，所谓的异业就是那种供职于某种异样职业的人，就像微型遗像雕刻家，就像捡金匠，就像老董那样的火化工。异业这个项目最初是由我想到的，因为失恋我一度想要自杀，在不断的心理驱使下甚至已经为自己的后事作出了安排，而改变这一切的就是在姥爷家的那几天，虽然不知道姥爷是不是已经明白我的心思，但是那几天他总是和我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人这一生，孩子能有几个，妻子能有几个，只是命却只有一条，就像是一条线，穿起了与你有关的一切。因为这句话我放弃了想死的念头，却没想到姥爷会死。而在准备自杀的

这段期间，我误入一家特殊的网站，“代人死亡”四个字一下便从网站的角落飘出然后停在我面前，受好奇心驱使，我点了进去，才第一次接触到替死这个奇异又诡异的职业。只是那种替死不被法律所允许，所以极为隐秘：替死人和雇主单独见面，雇主可以根据所缴纳的佣金数量来要求替死人的死法，而死亡的过程也可以被雇主记录。而这也并不是一个玩笑，在我所找到的资料中，那段替人跳楼自杀的视频因为自杀者的死法诡异而占据了整整一周的报纸头条。自杀的是个三十岁的女人，是用粗重的绳索缠绕了脖子然后从三十层的高层跳了下来，结果被紧紧地挂在了二十三层的地方。那是一种特殊的上吊方法，因为奇特而被各大报纸报道，在女人和雇佣者商讨价钱的视频中，这条命雇佣者花了三十万，而自杀者是一位癌症晚期的母亲。因为那段视频，我对那些隐秘在人们视线所触及不到的地方的那些职业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也因此向报社递交了策划书，想要亲自做有关异业这个策划。

主编回给我的策划书中，对我原先的策划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动，只是有一条要求：这个题材由我一个人跟，绝对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因为竞争，报业之间存在探子在业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所以很多好的策划，一家报社知道的不出两个人，一个是决定一切的主编，一个是能查询到一切的记者。

3.

再见到老董的时候，北京依旧下着雨，整个火葬场都是披麻戴孝的人，悲恸的声音与死人的寂静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快走到告别厅门口的时候，又有一辆车停在了火葬场的门口，黄色的装尸盒被火葬场的员工熟练地拿下来，而跟着车下来的人哭得极为伤心，为首的像

是母亲的人一度晕厥。坐在休息厅等着见老董的时候，身边的人指着哭得站不起被人扶着坐在椅子上的女人说：“现在后悔了，也不知道早干什么去了，亲闺女，没考上就没考上，非骂，这回好了，闺女一死百了，她呢，白发人送黑发人。”

那小女孩的告别仪式我跟着人群走进去看了，摆满塑料花的台子上，女孩闭着眼睛，像是永远都睡着了一样，她有着我少年时所羡慕的长发。告别仪式不过两三分钟，尸体就被人拉到了要去火化的地方。

跟着拉尸体的女人，我又去了第一次见到老董的地方，而今天老董依旧站在那里。

小女孩的父母从停尸箱抬出女孩放在火化炉前车上的时候，老董依旧道：“死前留话了吗？”

听到老董的话，女孩的母亲又哭了起来，还是她父亲接过话说：“说了，她说，妈，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老董“哦”了一声，拉着车走到了火化炉子前，老董才要低头，女孩的母亲就跑了过来，拉着女孩的尸体说什么也不让火化，就这样她在火化炉子前哭了很久很久，最后还是老董说：“你何苦呢？这辈子都已经活到了头，就让她走得安心点儿吧。”

女孩的母亲松开手，而老董照旧趴在女孩的耳边像是说了一句话，便像以往一样用力一推，把女孩推进了火化炉。

那天上午，天一直在下雨，而老董送人的手一直都没停过，每个人，他都要问，死前留话了吗？每个人他都要趴在耳边说一句话才给送进火化炉。

上午的最后一个人送走的时候，老董点了一支烟才对一直站在窗户前的我说：“家里又有人走了？”

我摇了摇头，掏出记者证递给老董道：“我们报社要做一个专题，我想采访您行吗？”

没有接我的记者证，老董吸着烟道：“我们有什么可采访的，就是管个破炉子，不一样的就是，人家烧煤，我们烧人。”

“可是您和别的火化工不一样。”

扔掉吸完的烟，老董道：“没什么不一样，只要干这行都一样。”

那天中午老董拒绝了我的采访，跟着吃完饭的老董回到他的宿舍已经将近一点，而下午，那张小的木黑板上没有安排，见我又跟着他，老董说：“姑娘，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吧，这是火葬场，不比别的地方，不好。”

坐在老董的木头椅子上我道：“没事，我不怕。”

放下茶杯老董却道：“你不怕，我怕。”

那天下午，不管我如何说，老董都没有点头，而他的臭脾气在火葬场像是很有名的。

回到家的时候，天依旧是阴沉沉的，我拿着干毛巾擦着湿头发，放下毛巾打开电脑，异业的题目已经拟好，而老董的故事被我命名为“生命中最后的声音”。

在电脑上记录下今天老董所做的一切和那些死者的故事，我就关掉电脑躺在了床上。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没有去接，躺在床上听着答录机里的声音。

来电话的是母亲，自从姥爷突然去世之后母亲变得沉默了好多，精神也十分脆弱，电话里母亲说：“云桑，明天是姥爷的六日，你来，一定要来知道吗？姥爷一直最疼你。”

挂断电话已经是二十分钟之后的事情了，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而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听着。醒来的时候不知道已经几点，

但是窗外还是雨声，我望着漆黑的屋子，想着母亲电话里说的姥爷的六日，云桑这个名字还是姥爷在的时候给我起的，我本姓霍，云取自洁白，桑是取自汉乐府《陌上桑》中的桑，代表博才。姥爷读书不多却为我取了这样一个雅致的名字，而他却从没有真正地叫过我一声云桑，他总叫我小二。

那样的爱称在之后的之后却再也不会听到，而那样宠溺的笑脸也成了生命中最后的影像。

姥爷六日那天，我穿了一身黑去看他。六日，那天是人走上奈何桥的第六天，是要在人间一点牵挂都没有地离开人世的，所以那天要烧掉与姥爷有关的一切。老家的红木柜子上，是姥爷的遗像，面前摆着他爱吃的点心、水酒。

窗外下着雨，天依旧是阴霾的，母亲与阿姨们收拾姥爷的屋子的时候，姥爷的衣服、他珍藏的画片都被舅妈清理走了。掀开床铺的时候，母亲突然哭了，床铺下是一本简易的相册，上面大多都是姥爷与姥姥的照片，剩下的便是我与姥爷的，母亲手中的相册里，年少的我被姥爷抱在怀里，而我的手却抓着姥爷的头发，笑得十分开心的样子。

那天下午依旧是我一个人回的租屋，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姥爷走了之后，我觉得我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也一下就散了。我年少的时候不喜欢学习，因为抗拒母亲的专断，没有参加高考，所以高考结束后那段被称为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日子我并没经历过，而姥爷却在那段时间一直陪着我。他努力地做着我和母亲之间的调和剂，直到我有了现在的这份工作，成了不用他们发愁的孩子，姥爷才安心，或许正是因为他安心了，所以才这样安静地离开。

我并没有因为老董的拒绝而放弃对他的采访，再去采访老董那天，天虽然没下雨，但也是一片阴沉，那天火葬场的人并不多，我去的时候是上午九点，那时最后一位火化的也已经离开。

而老董看到我的时候，依旧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和我说：“你这个娃娃怎么这么不听话，你以后再来，我也不会见你了。”

“第一，我并不是只采访您。第二，我只是觉得您和别的火化工不一样。第三，我并不是想用您独特的职业为我们带来多么可观的销量，我只是想让那些对你们这个职业有偏见的人得到一个真相。第四，即使您不点头，我也不会放弃。”

或许是因为我的固执吧，老董看着我深深地叹了口气，那天下午，老董拿着一个棕色的布兜，带我离开了火葬场，去了离火葬场不远的墓地。

到墓场时或许是空气的原因，四周变得很湿，头发又不知不觉地染了雨水，而我却没停也没打伞，就这么跟着老董。走到那个白色墓碑前的时候老董停下了脚步，墓碑上的照片已经被雨水润得有些不清楚，但是还是能看出是个长发的女孩。

打开那个棕色的布兜，老董掏出一瓶黄酒道：“这是我闺女。”

微微一愣，我看着老董略微有些苦涩的脸。

老董的故事里，因为他是一名火葬场的工人，所以尽管挣得多，但还是由于那时候人的思想都比较保守而一辈子没结过婚。墓碑上的女孩出现在二十年前，老董下夜班的夜里，到现在他都记得那天晚上，他送走了一个上吊自杀的女子，那时候人死还是讲究有一副棺木，讲究入土为安的，所以那时候去火葬场的很少。而那女孩是一个因情自杀的女孩，一辈子想看一看大海却没能如愿，所以女孩的父母希望把女孩火葬之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因为觉得孩子的父母开通，所

以老董烧那女孩的时候十分认真，炉火调到最高，因为只有那样在成灰之后骨头的颜色才会变得洁白无瑕。那天，烧完女孩已经十一点，老董骑车回家，回家的路上路过那个垃圾堆的时候，一个虚弱的声音从垃圾堆里传了出来，随着那声音传出来的还有猫凄厉的叫声。晚上看到黑猫是不吉祥的，但老董干惯了火化，也变得神鬼不怕，所以他下车了。

顺着声音走进满是恶臭的垃圾堆的时候，那个还没有出满月的女孩就躺在一个纸箱里，看到有人来，一直看着女孩的猫一瞬间便消失在夜幕里。女孩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因为那天晚上下了雨，所以女孩被淋得不轻，老董把孩子送到医院，医生救了好几个小时才给她救过来，而老董也因为在雨夜捡了女孩而给女孩起名小雨。

老董收养了小雨之后，真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而小雨也懂事，从小就知道爸爸不容易，学习好，也懂礼貌。

说到这，老董的声音有些哽咽，没有再说，他拿了酒杯给小雨的墓前倒了黄酒。

看着那样的老董我道：“那她怎么……”

看了我一眼，老董的故事又继续了下去，因为怕再婚后妈会给小雨气受，所以到小雨死，老董都没结婚。也不知道是不是命中注定，捡小雨的那天，老董葬了一个因情自杀的女孩，所以小雨也要走上因情自杀这条路。其实那也不算是自杀，那男孩喜欢小雨，小雨也喜欢那男孩，事情后来被小雨的班主任知道了，因为快要高考，老师对小雨和那男孩采取了隔离战略，只是男孩却以为是小雨不要他了，所以那天下学男孩便在校门口等着小雨拉着去了西郊的铁路。男孩的遗书里写给小雨的话中说：你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在一起，你宁愿和我一起死，所以别让他们打扰我们好吗？我们一起死。

西郊的铁路上，本来从没想过因爱而死的她结束了她十八年的生命。而绑在她手上的绳子，在火车呼啸离去之后也松开了，像是放飞魂魄一样。

看着墓碑，老董并没有流眼泪，只是擦照片的手很小心，很小心。

我不知道老董为什么要带我来查看他的女儿，只是看到小雨墓碑的时候总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似曾相识。

4.

回到火葬场的时候已经六点多，老董回了宿舍，而我在告别厅门口等着雨停之后回家。只是那天晚上的雨越下越大，等到快八点，漆黑的火葬场里已经快没了人烟，老董的声音才出现在身边，他说：“雨这么大，不会有车来了。”

我一愣道：“那怎么办？”

跟着老董依旧像那天一样一直往东走，到老董的宿舍时，老董说：“你等会儿，我给你找个住的地方。”

老董的书架上多的是行侠仗义的武侠小说，也有《聊斋》《霍小玉传》这些诡异小说，而夹杂在那些小说中间的还有一本相册，相册里的女孩是墓碑上的小雨，相册的前半本都是从小到大小雨和老董在一起的照片，而后半本却变成了老董自己的。

老董回来的时候见我看着相册，一下就冲过来把相册夺了过去，也许是看出了我的疑惑，老董道：“这照片已经好久没人看过了。”说着便把相片塞回了书柜，带着我去了为我安排的住处。

那是离老董住的地方不远的一间宿舍，老董带我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住了一个年岁较大的妇女，见了我那妇女说：“挺好看一个

小姑娘，怎么……”我不知道这之后她要说什么，但是她没再说，老董也只说：“这是李姐，今晚上你就在这睡吧，明早上就走吧，要采访火化工这世上多得是，别来采访我了，你不会放手，我也不会点头。”

我看着老董关门离开，回头去看李姐的时候，她依旧趴在桌子前写着什么，把包放在那张单人床上的时候她问：“多大了？”

“二十三了。”

放下毛笔李姐道：“才二十三，真是可惜了……”

李姐在殡仪馆是负责写挽联的，所以字极好，那天晚上李姐并没和我说什么，对老董也是只字片语，或许是因为是记者的原因，我总觉得李姐和老董之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

睡觉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李姐关上灯，我睁着眼看着漆黑的夜。脑子里不断游走的都是那本相册里老董和小雨的相片，还有那些老董在小雨死后没有多久照的独照，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或许是出于记者的敏感，想着老董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老董在小雨的事情上告诉我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而对他的感觉也奇怪了起来，我突然感觉可能杀死小雨的不是她的男同学，而是老董，他因为女儿要和喜欢的男同学在一起而离开他，所以他对女儿痛下杀手，而他把一切小雨的故事告诉我，就是想让我顺藤摸瓜找到真正的凶手。或许他会因此解脱，也或许他会因为我对他的采访想要让我在进一步查到一切的时候死于非命，因为紧张我整整一夜都没有闭眼。清晨天才亮，火葬场就有了车声，我便静悄悄地离开，而跟我擦肩而过的火葬场的女员工则进了我刚刚出来的屋子，因为走得很快，所以那姑娘那声“床怎么这么湿”的抱怨我并没有听到。

整整两天没有回租屋，屋子里干净了不少，原本很杂乱的东西都被摆放整齐。我屋子的钥匙除了房东只有母亲那里有，而她也因为